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者
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
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
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
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
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
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
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



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畧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
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
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
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譎愈
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
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
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
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于天下其間
惟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

固諸史均焉續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
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
而記之歲時稍久事日益衆深怪此書牴牾穿
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
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
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
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
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
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

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
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
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
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為國幾
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
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
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
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
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
彥等紀書降封

縣公而傳乃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叙天
郡公之類平節度使止有
四人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
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
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修唐書自建局至
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洩
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
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
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
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

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畧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畧不同之類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一史之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

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減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

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

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

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安可悉依徇而書

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

今之新書乃殊不叅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

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義

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

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者

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要有三

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

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

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

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

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

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

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

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

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為先不相通

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為一書而上之故今

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

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
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
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
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
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
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
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是二三
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
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

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
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
惟務喑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
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
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
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
刊脩乃可貽後况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
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
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

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
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畧加整比
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槩
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
之中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
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
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
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
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
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
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
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
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

誤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
印以頒行蜀地鯁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
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禎誠惶誠懼
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
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
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元惡大姦禍
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淑慝混淆訖于末年
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

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與規摹僅能
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且人非宏傑
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
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
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
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
之秘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
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
條猥并刊脩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

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言下曾
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
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復重牴牾駁
雜既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
切私憤從吏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寢深瑕類愈
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
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爲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
論臣是以夙夕興念啓處不遑欲昧死以開陳
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具藁已睹奏封敢謂皇帝

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賁私室以
生光管見迂踈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躉難追
嚴誅仰句睿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
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正止是糾摘謬誤而已
遂改爲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已脩
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續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
臣吳縝上表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

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叅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

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克湖州州學教授長樂吳元美跋後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 | | |
|-----|----------|
| 第一卷 | 一曰以無爲有 |
| 第二卷 | 二曰似實而虛 |
| 第三卷 | 三曰書事失實 |
| 第四卷 | 四曰自相違舛 |
| 第五卷 |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
| 第六卷 |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
| 第七卷 |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
| 第八卷 |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

第九卷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十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一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二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三卷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四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五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六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七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八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九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二十卷

二十曰字書非是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宋咸林吳縝纂

一曰以無爲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蘭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謚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
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
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
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
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
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
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
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
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

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
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
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
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
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
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崩時年五十
三是歲己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
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案

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
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
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
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
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旣爲太子其
宮室之內汛掃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
玄宗旣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洒整飾以爲
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
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

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
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
證三也代宗旣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
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
姆者遽敢率爾取它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
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
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
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
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請起宣洪斬鄂强弩兵擣三峽之虚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

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郤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

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爲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

傳自劉闢初反綬卽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爲山南節度使嚴礪卽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皆在城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旣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并州

兵吉甫方欲起宣洪斬鄂强弩不唯其時日
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
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
四也吉甫旣以起并州兵入蜀爲非是而請
起宣洪斬鄂强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
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并州之兵
自初伐叛卽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
斬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
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

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
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
機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
者當以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
群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
平劉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
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
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
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况於虛

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
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
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
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
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爲之爾
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間叅錯牴牾考
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爲實而書之無
所刊正豈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
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
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
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
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
死于京師矣今劉蘭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
尚存于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
降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

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尢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

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竇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真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謹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竇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謹則無之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海虞趙開美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宋咸林吳縝纂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絀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

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卽位纔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

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息也政亦四年之政
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殊絕不
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
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
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
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
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
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
之數而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

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
也况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
必有巨姦極蠹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爲政
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懦窮迫株蔓其
情至輕而爲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
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
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
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也
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

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至云余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爲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脩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

廷四十不嫁弘聞昭建請下降武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余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書於

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脩纂以來迄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爲之討論詳究紕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

鄭綱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綱傳云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之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

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綱罷相
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
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
朝廷命吐突承璀爲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
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
服領澤潞討賊且旣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
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
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
則綱當是時已去相久矣綱傳所述與帝紀

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
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爲相而三年九月
出爲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
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
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
何由得譖綱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
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
綱已去相將二暮矣其年月及綱從史吉甫
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其證三也又李

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
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吉甫謂細漏謀帝欲
逐細絳爲開白乃免其說與細傳又已不同
且謂所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
也豈謂從史旣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
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
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
從史及孔戡裴均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
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

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細絳二傳述漏謀之
因旣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
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爲絳
之美然皆參錯不實其後史臣爲細傳者旣
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
愈失其真其證四也細傳又云先是杜黃裳
方爲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
于細細常默默居位四年罷案黃裳以永正
元年七月爲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細以永

正元年十二月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罷後
 網猶居相位二朞始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
 不關決網常默默遂先黃裳罷去以是為網
 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網罷而網猶居位
 復為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
 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
 鄭網傳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
 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
 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

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 鄭網 王承宗 盧從史 李吉甫 李絳 杜黃裳

永正年乙酉自中
書舍人為

中書相

唐史中不疑
 史為澤潞節

丙戌

度使二年唯樊
 川集至具元中

元和年

節度使李長
 榮卒押衙盧

丁亥

從史其軍事
 則見從史在

元和年

此年之前已
 為節度使也

戊子

九月伐從史
 罷為淮南

元和三年九月網為

肯西自為翰林學士
 為書相士知制誥黃裳罷

已丑門下相

節度使丁父喪未官即獻

元和中

貞以佛策出吐突水

二月卯

丁巳西成儻計誅承宗節度使至真

庚寅

增為鎮州

細罷

辛其子承宣稱帝後七月

元和五年

侯回紇宗

七月未

辛卯

赦承宗州賜死

元和六年

正月吉

七月繕

甫為中戶部侍郎書相為中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為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死則是

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爲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之時卽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

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沱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爲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宋咸林吳縝纂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爲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爲出閣

張錫爲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又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爲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

今案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

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彞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茹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

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卽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縣公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爲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悞而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爲郡王亦悞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位卽

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爲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

支賊俾爲犄角懷光雖宗卽位後所降封皆郡
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年書道彥膠東縣公及
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俾云於是宗室率以屬
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今本紀所書乃云爲縣
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
徵惠元兵惠元死之是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亦悞也又案此降封宗
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
坊京畿金商節度使皇而太宗新受禪位卽

陽惠元兵惠元死之彛所對遽指高祖爲先
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甚悞者也

忠義矣對曰臣安知梁州事

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
出游瓌說帝以邠乃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
北守請分其兵罷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
誘復至渾瑊得書稱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
怒媢罵瑊帝疑有締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
傳云懷光遣將趙珠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

城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城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城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爲變奉天旣已危蹙故議幸梁州會懷光問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罵瑊時嚴震兵旣已到今贊晟傳乃以爲因懷

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日其悞昭然也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贊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惲傳云大中六

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

彭王名惕信王名愷一名怵其怵字恐悞

有說見別篇

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惲爲棣王

卽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巳卯封弟惕爲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恂爲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未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勅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爲出

閣

王勅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禮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勅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

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憲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

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

嗣更冊爲皇孫與諸王皆出閣開府置官屬

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

同封復詔入閣此三王同封之文當作四王蓋史氏悞不載臨淄郡王一

人耳其說見別篇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

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

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

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王勳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事卽此是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閣勳傳以爲出閣則失其實也

張錫爲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

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

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

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爲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爲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爲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

裏間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爲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爲湖南觀察使以貪賊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臯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見于嗣曹王臯傳及西原蠻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于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于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

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

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曆中卒案大

曆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方

為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曆十四年卒至

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

云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

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方辭朝

命之詞既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

圓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亂其間脫

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爲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卽位之數月也時帝新卽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爲政故莊恪太子傳云帝承寶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卽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槩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爲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

卽昨銳於爲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紀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

大使王播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遺權幸又以獻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鹽鐵使名旣而文宗卽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贈賄故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盃綾絹而命爲相此則近誣也帶盃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雜令

今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乂爲節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乂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

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爲節愍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海虞趙開美 校刊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宋咸林吳績纂

四曰自相違舛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
時未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
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

及皇后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爲齊聃姊又爲姑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燾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號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郝玘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漣入朝紀傳不同

孔戢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宦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則載弟瓌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帝悅又案

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爲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爲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虞世南傳叙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

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且太宗以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
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
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
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
十一年圍煬帝于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
十六則亦是生于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
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巳
酉自庚申至巳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爲

年五十三則悞也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卽不知其總凡之
悞邪名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
謂疎謬矣

工弟具非 和 桑

而赴甲誤

孛

義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

安郡王宥爲遂王

即穆宗也

穆宗紀以爲建安憲

宗紀以爲延安二者必有一悞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

憚傳末云初憚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察

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是寬以下其

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恪而本傳書爲建王

恪也旣於元和七年

壬辰

改爲恪至長慶元年

辛丑薨時猶書爲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

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

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綜瓊王悅沔王簡葵

王懌茂王愔衡王愔澶王忱榮王憤也然案
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榮王憤爲司空
是月憤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
傳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實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
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
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
王名惕卽憲宗子沂王名禔卽昭宗子此二
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槩
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
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
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
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
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
山崩大虵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
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
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歷玄枵
乙亥不見

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
子有星孛于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

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
云隴右大虵屢見凡此所云卽虞世南傳及
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虵見大
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間有違舛則不能使
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氏餘
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虛危至乙亥
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氏至虛
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卽未知十
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

李虛危歷玄枵夫虛危卽玄枵之次今云李
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
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長
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
祿仕五十餘年

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
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愷死之是歲乙未而

源年八歲則是生于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
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其長慶盡四年

甲辰又歷敬宗寶歷元年乙巳二年丙午文宗太和

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旣云八歲家覆又
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况德裕
爲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
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趨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卽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

安得謂之姪哉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張鷟傳略云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鍾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安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鷟仍爲御史此已可

疑且又驚既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又釋之本傳云

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為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為齊聃姊又為姑

徐齊聃傳云高宗時姑為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

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然則徐齊聃在本傳則為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

傳則齊聃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為是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祕書少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

成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
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
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
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
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廩賜乏請無登兵復
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
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
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爲武寧兵七百戍

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爲
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
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
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
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
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

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
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
授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云懷光檄假
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旣失兵
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
昕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
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
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
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爲固

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爲楊懷賓以夜
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爲游瓌伏甲先起而
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
人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
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
憑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
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爲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爲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

今案竇羣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羣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

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羣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臯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晁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觀此則臯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

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臯之出自自爲鄂岳斬沔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爲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爲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摭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

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爲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

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真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爲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爲漢州長史未

知孰是

號王子次序不同

號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

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

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

館陶未知是孰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

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卽位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旣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摯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
悅惡其貳乃殺贄贄摯雖不同也且周贄已爲
光弼所禽何緣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爲
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
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
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
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

弼攻之太清降又案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
清光弼仲莊傳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
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
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
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
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
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

此故厚於公若用玘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曆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玘傳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玘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今郝玘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

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玘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爲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爲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蘇定方傳悞

蘇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殺降胡取貲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
道宗傳以爲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漣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
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漣戰于瀛州漣敗奔
于京師

今案漣傳云漣怵次子漣弟怵得幽州病

且死漣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
德漣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
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漣不能無恨因
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
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
知何者爲是

孔戢傳悞

孔戢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
受以讓其兄戢

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戣戣爲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戣戣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子審矣今戣傳乃指巢父爲父則甚悞矣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爲賊拘仁杲平乃克歸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

爭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析墟爲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爲民

今案析墟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爲析墟而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爲高墟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亦可槩見自

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為秦王

所破此第一戰也此不書于高祖紀而見武

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于高

塘王臥疾而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觀兵於

高塘為舉所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

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塘將

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于高祖本

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巳丑秦王復西討屯于

高塘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摠管竇

軌及仁杲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于高祖本紀又

與長平王叔良戰于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

第四戰也此見于叔良及劉感傳十一月巳酉秦王敗

仁杲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

也此見于高祖本紀及仁杲傳此五戰地名及勝負

粗可考矣若劉文靜殷開山之敗乃高塘也

而開山傳則以為折塘悞矣淺水原之戰仁

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

而仁杲降而弘基傳乃以為八摠管軍皆沒

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爲大悞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墪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杲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摠管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墪析墪皆城名高墪屬寧州定平縣析墪屬涇州安定縣地旣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悞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爲謬最甚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海虞趙開美校刊